



▲开国大典(油画) 董希文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背景下,中国美术的价值标准、审美取向和工作机制遇到了新的考验: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如何对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做出正确的判断;在创作自由宽松的同时,如何匡正庸俗低劣和丑化国家形象的弊端;在学术自由争鸣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在艺术市场有待规范的同时,如何保持批评的独立品格和学术水准,都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课题。

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是我们必然的战略抉择。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发展建设具有中国文化风骨和时代创新精神的当代中国美术价值体系,创作具有当代中国气派的美术作品,进一步推动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就是我们明确的战略任务。

我们要探索当前形势下中国美术发展的规律,加强当代艺术的研究。“当代艺术”是当前中国美术界一个重要的、同时也是复杂的话题,“什么是中国的当代艺术”、“怎样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等都成为重要的现实命题。当代艺术不仅是断代的,也有着形式革新、观念拓展、价值体系等综合层面的涵义,而且因为当前主观、客观世界的复杂变化,使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随之而变得复杂。但我们可以简要而鲜明地说,中国的当代美术,首先应当立足于中国人对当代文化的认识、态度和表达方式,应当包含着中华民族丰富的思想精

构建中国特色的美术价值体系

吴长江

充实民族复兴之内涵

杨斌

民族复兴是新中国六十年历程的总性价值目标,推动着新中国乃至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的演进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复兴首先是作为一定的社会理想进入美术创作的,并被具体化为火热的劳动热情、生活的幸福美满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等等场景,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美术家深入到各行各业中,发现理想的现实依据,使理想和现实之间保持一个既合情又合理的适度距离。美术创作问题上升到将“理想性”和“真实性”统一起来的“典型化”美学原则上。创作实践在两方面的摇摆之中不断变化。改革开放前,“理想性”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出现了“红光亮”模式,体现出对民族复兴内涵理解的庸俗化和狭隘化。这种虚假的理解无法保证民族复兴这一理想化内涵在美术表现中的美学尺度。

改革开放以来,对民族复兴内涵的思考从想象性进入到更务实的反思性层面,从更加理性、实际的立场上为民族复兴注入更多的时代内涵和人文价值。这一走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和人文价值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美术创作也以灵活丰富的表达形态加入到

俞剑华学术国际研讨会举行

中国美术馆、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俞剑华学术国际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海内外3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俞剑华先生在美术史论方面的重要贡献。

俞剑华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论研究的奠基者之一、画家、教育家,也是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创始人。俞剑华一生从事美术教育和研究工作,功力深厚,学问笃实,

这场思潮中。当时的美术创作并没有直接表达反思的答案,而是通过形象的方式树立了反思的姿态。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作品之所以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正是因为这些作品以不加理想化的想象、不做实用主义判断的姿态把生活形象推到观众面前,把观众从原来想象性满足的愉悦欣赏状态,带人到反思民族精神和正视现实生活的沉思状态中。这无疑使美术创作具有更为深厚的人文内涵。同时,美术创作从这一角度充分展现了视觉的、游戏性甚至恶作剧的表达却被一些批评误导成一个历史必然的、更具“进步”意义的艺术价值,这种批评会弱化了艺术价值中严肃的、理性的、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艺术价值和表达方式,似乎当代艺术中就不能有“宏大叙事”和正面表达。作为当代艺术评价体系的重要构建者,批评家需要对此有更多的反思,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感,从更为长远、更为根本的价值基点出发建构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

当代美术创作也表现出“国际化”的愿望。在西方国家操纵的“国际艺坛”上,中国美术家强烈感受到,中国当代美术创作首先要有中

顶天立地的精气神

——新中国美术价值观三人谈

在中华民族漫漫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60年,犹如弹指一挥间。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我国各族人民完成了中国的现代化变革,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纪元。

新中国的成长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也成就了新中国美术的多彩画卷:从“新年画”运动到改造中国画、油画民族化,从“伤痕美术”到“乡土中国”,从“85新潮”到“新文人画”,到“当代艺术”……在一次次美术思潮的变迁中,美术家们主动、自觉地表述着民族复兴的精神诉求,背负起当代美术事业的使命,以不同的题材、内容、艺术语言在记录、礼赞与反思中描述着新中国的沧桑巨变,创造和建构着新中国美术与民族意识的内在关联,从而

促进着有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美术不断发展。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特邀请美术界的三位专家学者,评述中国美术60年发展中的民族性内涵。让我们在新中国民族复兴的艺术见证中,触摸时代的印记,感受其中思想、精神、希望和梦想的光芒,体验源自于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精神诉求——那是新中国美术史的本质意义,也是未来美术创作的基点。

——编者

促进着有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美术不断发展。

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刊特邀请美术界的三位专家学者,评述中国美术60年发展中的民族性内涵。让我们在新中国民族复兴的艺术见证中,触摸时代的印记,感受其中思想、精神、希望和梦想的光芒,体验源自于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精神诉求——那是新中国美术史的本质意义,也是未来美术创作的基点。

——编者

文化六十年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家和新中国一样,经历了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而又充满曲折乃至劫难的历程。

20世纪后半叶,国内外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使得中国的艺术家们不断地面临意想不到的环境变革,进而不断在艺术领域面对全新的历史性课题。这一代人经历很多也承担很多。历史锻炼了他们,不但把他们培养成了出色的艺术家,也把他们打成了能够超越一己之小我的具有宏观判断和把握能力的思考者。

每当我翻看他们的画册,就会感到一种认真实在、纯正之气呈现在眼前。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人不虚假、不做作、不偏袒、不自私,真诚而自然。他们的艺术风格也是这样。在学习、技巧、阅历的背后是一种真诚,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如何整体而深刻地把握西方油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把油画的特殊表现力学到手,把它的艺术精华研究透,把欧洲历史上形成的多种风格中有根底的东西借鉴过来为我所用,对于新中国油画家来说,不只是个人的

融合起来。他们自觉选择的对中国油画发展策略是:一端以西方悠久的油画传统为根基,在学习的过程中领会油画艺术的独特魅力;另一端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以对中国社会变革宏观而深刻的认识为依据,通过长期的努力,逐步地使油画具有中国人的个性,具有中国文化的气质。

人们谈艺术往往最重个人的才情,可是假如对东、西方艺术传统了解不深,你的潇洒表现就可能在总体上出现较大的偏颇,空是空灵了,却容易浮浅。独抒性灵当然是好事,可是过分依赖个人才情就拿不起时

代,更体现为立足中国油画整体发展的一种清醒认识、一种担当意识。

一方面,他们超越了时人的浮躁,持之以恒、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油画的艺术语言和表现力;另一方面,他们很早就开始探索油画的中国特色,将西方油画的形式、语言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真正

代的重大题目。大题目拿捏不住,担当不起,那算不上真正的豪杰之士。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家已经走过了60年的艺术之路。他们的艺术生涯是和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同步的,也和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这一代人不断地回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

当前,中国艺术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波及全球的后现代文化所带来的表现形

式的危机,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自觉问题。在全球化的经济整合过程中,如何发现和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根本特性,使中国艺术在主流风格和总体倾向上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在后殖民主义跨国际的语境中自主地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新生命、新形态,这是着眼于中国油画发展的未来,将中国油画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考察思索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

所以,需要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担当。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强化美术家的担当意识

潘公凯



▲鉴湖三杰(雕塑) 曾成钢

回望新中国美术的60年历程,可谓峰峦起伏、千流竞走……

其间,有杏花春雨江南之婉约写意:丝网银鳞渔舟之小调唱晚、繁花似锦浓香扑鼻之盛妆秀色、硕果累累五谷丰登之开怀大笑、品茗小酌闲庭踱步之文人雅性、吟风诵月谈古论今之名士风流……真的是清风朗月、风光无限、幸福生活万年长。

其间,有铁马秋风冀北之血性写照:豪情冲天铿锵砸地之壮士情怀、餐风宿露艰苦卓绝之历史关照、呼啸奔涌气势如虹之大江大河、凛然不屈彼岸挺立之梅骨竹影、苦心孤诣洁身自好之山兰幽香……真的是雄关立、大道通天、峥嵘岁月稠。

经过了“文革”的荒唐岁月,新时期中国美术,包括对于前十七年美术的反思,从“伤痕美术”开始起步。其间有重大事件的归真,有风云人物的甄别,有沉痛教训的描绘,有阴暗角落的抖落,有幽寂历史的翻案,也有个人遭际的宣泄……新中国美术在环境渐次澄明、空间日趋辽阔之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多种美术思潮同时涌动,多种美术风格同时展现,不限语言,不限材料,多元多样,各尽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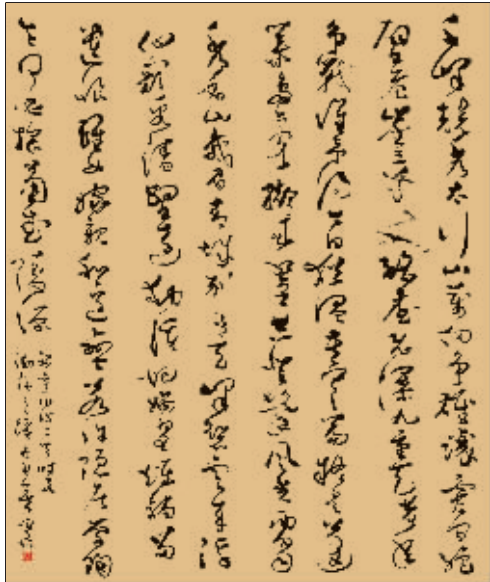
我们否定了“文革美术”,找到了回归美术正道之径。但是,我们在美术的正道上没有走多远,便有一些人,在多种力量量的诱导下,渐次偏离了方向。拜金主义不仅让一些艺术

家长年累月地驾轻就熟、陈陈相因,更让他们眼界低下、心无大志,满足于庭园写意、小我心思,甚至是无病呻吟。

我们扭转了极左思潮,恢复了艺术创作的自由心境。但是,我们的心花怒放之后,思想却没有了条理。崇高被无情地解构,宏大被随意地肢解,连冬日的阳光也被遮蔽,春天的雨丝也遭排洩,曲解潜行其道,思想不是被识为无聊,便是没有了思想而十分浅薄,玩世不恭成了时尚与主体。

所以,有一些年了,当我们走进大场大馆,除了那些精心组织、创作经年的展览和国外大博物馆的应邀展览外,我们所看到的,不少是临时拼凑的作品联展、匆忙上阵的个人新作展、名实不副的纪念展、勉为其难的区域或单位展,还有人心不齐各有自己小九九的邀请展提名展等等;而在画展,我们在那些常年性展销陈设、小型的个人展览、小集体联展中,难以看到我们这个时代阳光的一面、发展的一面、和畅的一面,甚至包括轻松的一面,而是相反的一面居多,阴暗、痛楚、苦涩。

在大型展览中,我们感觉不到应有的分量,而是轻飘飘,或者说那些宏大叙事有些支离



邵秉仁书法展日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笔者先睹为快,感受是耳目一新,震撼心魄。

继承中国文人传统是邵秉仁一贯的主张。他认为,国家、民族、社会发展到今天,尽管在经济、文化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心忧天下”、关注社稷民生的士子情怀是不变的。在《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几个问题》这篇长文中,他提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崛起,还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撑。书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书法家有责任使传统艺术成为国人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为民族文化文化的独立性和国家的文化安全作出自己的努力。”

艺术工作者是创造精神产品的特殊劳动者,其自身的道德修养、思想觉悟、精神境界、知识积累直接决定着作品的质量和意境。邵秉仁在对当代书法的现状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一语道出当代书法发展的瓶颈在于从业者存在着文化精神上的贫血问题,这是当代艺术家难以创造出既具传统根基又具有时代精神的艺术精品的主要原因。他竭力呼吁书法家要不断涵养自己的文化功底,并身体力行。邵秉仁的传统文化修养主要表现在他的诗文创作上。他的诗文,流露出对国计民生的关心,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洋溢着一种人生的乐观与自信。这次展览中,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他自撰的诗文,诗文与书法相得益彰,文学修养保证了他的书法从一开始就不落俗套,具有高情深韵。

邵秉仁的书法,追求的是“中和”之美,追求理智与情感、规律与自由、人工与造化、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在艺术风格上,他追求正大气象,自然、朴素、刚健、清新;在表现形式上,雅俗共赏,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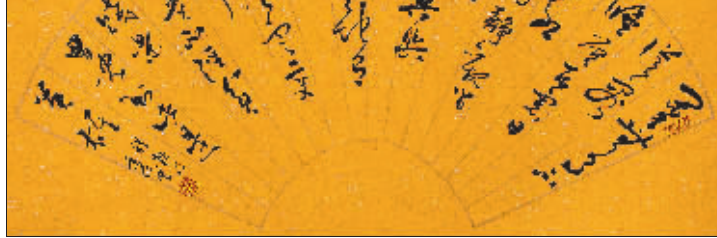
俗易懂。他的作品首先具备可读性。书法是汉字书写的艺术,书法家在汉字书写过程中,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欣赏者又借助书法家的汉字书写感知其美。邵秉仁无论是丈二巨制,还是尺牍短笺,都讲究这种识读性,他不热衷所谓的标新立异、花样翻新,更不去搞什么形式至上、制造视觉刺激。其次,他的作品符合书写的法度,具有精深娴熟的笔法运用能力和想象独特的空间造型能力。书法是一种技艺,技艺不过关,则难以成为艺术。邵秉仁笔下的每一个动作细节都是有规矩的,交代清楚,变化丰富,技术到位。他反对任笔为体、聚墨成形,主张深入经典,坚持艺术标准。在获得盛誉的同时,他清醒理智,仍然坚持临帖,不断丰富个人的书写语言,提高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其作品的第三特点是雅俗共赏。他常说,历史上李白、杜甫、白居易,直抒胸臆,深入浅出,绝不做故作高深;王羲之、颜真卿、米芾,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依旧深受百姓的热爱。邵秉仁的作品,境界深远,富有品位,蕴涵情趣,自然大方,通俗易懂,是真正的大雅,是属于大众真正喜欢、看得懂的作品,符合当代书法发展的主流方向。

邵秉仁从政数十年,退居二线以后,又全身心投入到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实践中。这次展览,作为其艺术创作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是一次集中展示和总结,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上图邵秉仁草书作品《千峰竞秀太行山》。

▼闲来无事不从容(草书)

邵秉仁



破碎、人间正道有些扭曲变形,慷慨悲歌有些走腔泛调;而在小型展览中,我们又面对着过多的精奇古怪、过多的消化不良与无精打采。

一些年长的艺术家让人怀疑他们的信心与耐力,一些年轻的表现让人怀疑他们的诚恳与执着。没有了对于艺术追求的信心,或者说不再认为有“衰年变法”的必要,自然没有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耐力;没有了对于艺术创作的诚恳,也包括对人对事的诚恳,自然不会有对于艺术主题的仔细推敲、对于艺术语言的反复锤炼,也就谈不上痴迷执著了。

在中国美术史的长河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范例,当然也不缺乏反证,它们告诉我们,正是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叱咤风云,正是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击水中流,正是在艺术的探索中心系天下穷尽幽微,正是在艺术的表现中睁眼胸臆袒露心迹,正是在艺术的酬唱应答中眼界高远不落流俗,才可能年少时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年盛时中气十足力居中庭、年衰时淡定从容人书俱老……心存高远,矢志不移,这是中国美术的文脉大统,也是中国美术立足当今、开辟未来的绵久之力,当代中国美术家应当舍得眼前利、不顾一家身,才能在这茫茫商海滚滚红尘中立定身形,有大作为。

自然朴素 刚健清新

邵秉仁书法读后 郑培亮

